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卷十

遼陽靳治荆較訂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

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三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進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進學推究五緯細行為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

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堪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爲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與題大用會總兵仇鸞閉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敗先亟遜趙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伸用入於狂濤夢矢

之間卒戍游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論以國運安平
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應亦信述學之言多驗
謀遂變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聳畫其功歸之主者
未嘗引爲已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
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思闇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
多本於雲淵斯將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
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遷巷架上堆雲淵神
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
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
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

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
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
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已有
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師其弟子四五人升階
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
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
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
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
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
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

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視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即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即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

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凉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温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凉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洸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謂病者輻輳其門洽遐大師皆遺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斑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其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

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
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
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
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
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
卒之日自題其像名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
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
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
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
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

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與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五月丁未王恭廠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朝天宮火災異疊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愼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即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

時幷律與首與絞斬同幾痛快之事毋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旣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瑣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

公銜疏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
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
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樞臣
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甸自皇極殿工已
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
邉備歲解不鈌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束楚功績闇
然今當節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
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
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
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

士節皇祖成憲柰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洊唾封疆斂金畿輔創建書院冀戴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亢鋒彼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挾市魁以稱亂明與若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爲奸李若星之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押擡鄉邦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槩縱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顧動以爲朝廷之過朕甚惑焉海內方汙穢朝廷閙是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

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猶肯之反覆辭費小
人之氣未嘗不阻喪矣長垣既以此去而公有寧錦
之功逆奄紬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門戶罷之
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諝訟之呂惠卿
與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賢王皆與奸人異趣
故賈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
正議此隙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
謂奇乎公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
良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
次即公次執端邵陽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

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江東鹿二縣皆有能名其
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東鹿河
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
如歸其爲治詳石齋且于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割朝
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
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
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
人一女嫁諸生王世㶷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
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
知其爲公之子也皇成[illegible]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

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

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於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尚質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崔山十三世孫祖[illegible]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

化爲先民會珦兄弟訟産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爲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珦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汨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盜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獷大行皆如此是驅之爲盜也於是捐俸距省簿書多所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撻市同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

梗避開者惡之分宜既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無由漸朝廷之耳罷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膺山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庀石孤枝題品張皇萬曆丁丑元旦庭詔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受人葬悅雪湖毋年九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嘘嗟偃蹇未晉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最善者楊珂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弇洲主盟擅拔士之柄琺璠者多見詆訶三人崛強不耳於郡邑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

稱爲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頗珂僅有知者府君姓
名幾將湮沒余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習遊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歙人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遠巨舶載硝礦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五峰其號）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籍甚寄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潛

稱薇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
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 宗憲 開府浙直
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 表 留心人物
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
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
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
與我爭於鯨鰐之上者皆直之分䑸也我不得直彼
賜附益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
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紫
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

為副使淑游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澂亦
嚮直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
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衞山七日抵五
島島倭疑為商船將肆劫勃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
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
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
不為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
衝鯨綱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級舍君
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
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若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

無不盡皆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其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主懷嗇草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敎所部周防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永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

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乘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豎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滶入見曰吾等

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弋鋋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檻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閧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潛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出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

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敘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討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滶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苶然自傷唐荆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須究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滯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

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
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
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
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
其反覆憸滑之術以著乎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
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
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
乎鹿門但侈胥從之治而溥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
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塡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
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歿而名彰宗信姓名曾

不得與俞戚夫郎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惜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予有德

有德號慧江十六歲學易於柯孝廉卽洗滌先注業高名輩農丈人余寅沿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但會稽之篠蕩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年其間有巳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同舉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撥之謂其鄉大夫曰將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

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福建大田儒學教諭準墨伊顏以作士子邑有曰副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寃以君爲證時閩撫徐石樓故君之主人慮囚並君談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嶠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徇副使怨毒殊甚君流矢影風顧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干旄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卒年八十二矣余孺人老而瞽日君搏顙楸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贊淺上君不煩群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栢夜明覺有神

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騂

之騂牸龍友生而顏異奉常余寅僉事黃元恭見之

皆歎故是後来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

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壘守先正愧纏艷粉不能與

晚學畢吊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

病瞽牀衽七箸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

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

爲生計應繼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強一學之士

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魅所據人不敢

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魅因斂迹徐氏多

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揚屋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擬一恐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覺并捕主人瘐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尊院徐參荐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與修會典以何京師戒嚴君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務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

曉得芟蓼莪而識虞此平生之大槩也順治甲午君子弘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吾宣和直臣蔣獻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

三世得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弘憲且置無悲遲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為弘憲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即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爲塑土範金摶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家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則自近日

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爲疊石乎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乎今之爲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陂陁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

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廻沙邃闥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林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勔真笨伯矣嘗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疎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如林或卧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容夵大畧小徼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

置某所自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
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
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漣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
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郎故斬之以扇确几贊曰有
竅閧堂一笑漣不荅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
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眙
梅郎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
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
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而敘祥爲最著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楊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猂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驩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

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予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南下皖師欲結歡寧南致敬亭于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

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畧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滑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

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收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收齋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于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徵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咏梅詩者一枝留待晚春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爲渠驗此詩讖迎爲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爲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爲清照暇即潑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菴雅自珍惜然脫手即便流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身幛光祿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

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庵以翰墨潤色其間嘗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風雅聞於天下是庵爲之鼎足倫父擔板亦艷爲玉臺佳話言何海運而徙鋒鏑遷播光燄捐館家道喪失而是庵埶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尙有三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庵之書者愈衆遂爲海昌土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朝夕而假其書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切使敗我門庭其殘膏剩馥尙能沾溉如此吾友朱人遠以管夫人比

之其宿遊京師同其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流傳同差不同者曉景之有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之誌詩其遭逢之盛入韶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天子命書千文勑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而是卷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淒楚蘊結長夜佛燈老尼調對亡國之音與散吹之曲其留天壤皆無哀樂哭皆盡發之氣所結集耳人遂傳是卷欲余作傳以雨詩詩老切爲贊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何花切當夢話名玉仙爲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卷之詩而奬焉余之爲此者所以代老

毋之咎也

南雷文定卷十一

遼陽靳治荆較訂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府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黄南黄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黄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宗伯黄珣提學黄韶教諭黄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黄王凝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

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冊立太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後其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爲王然南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翔上授同官利成而南黃守黃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氏也住在烏坪遂去有司以戚畹表其閭其時以爲疏族不甚詳考今南黃之族來叙其始末且以宋譜

謚之而戚號之楔絆亦在上苗始卯爲楊山府君之子孫也大父諱記爲鳥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望忘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爸黃鬚叟宋楊后之冒楊次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榮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也夫

四明山九題考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求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窓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伏錫爲石窓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刻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

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疑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疑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疑其不得遺塵之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疑系以一詩覺能與爭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擬質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之歎則有間矣一曰石窗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窗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窗者凡石穴多在乎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乎山有似乎窗也二曰

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遊庭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竇越鳥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汎稽物態引麛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窓下失

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開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檽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水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鳧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宇名之櫕峯劉曰哀湍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

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褒徙侍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汪滄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寧獨此九遁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同是南爵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誠之也問者

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汩沒墮地以來日遠日踈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為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庭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齧指劓鼻一謝當身即同木

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即是折骨刖足，當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過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即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即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象

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悽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尤滿方寸間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況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觀此若禍福交手而

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傳守謝乎焚屍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即不吉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

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廻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往無之便足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會暢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柰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折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曰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葬患下壙而以背中今日擇時之善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凶雨則是凶日筮者筮此也

令之蒞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則廢於弘治正德間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晉圓院宋會稽志云晉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槖列傳槖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羅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為剩縣及考城塚則云宋侍郎陳槖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

圖老梅殭作倚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即爲
剡湖僑萬僧寺之即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
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承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
僧承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奧卿嫡高弟翁
于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
平仲書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
安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淮擬書堂一宿回野色
幾年遊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
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聽語出門流水沒蒼苔
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遊申任姚江化安詩云深居

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墟坂所重遭明時商飈薄江階蘭蕙萃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僖召修元史傳洽爲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真淨源坦蓮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予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

自　先忠端公賜塋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于涉此山者即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其德禮洹月某冰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

崧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昆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漸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黄氏與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方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眞淨源坦遂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孰爲之推薦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佯

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水遊止易以垂名幸矣

辨野史

甲子阮大鋮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 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覓其獄於諸公得無速桀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劍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群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假心辣手之黄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紫與謂三吳

諸君子謀翻局　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
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
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
日譖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塡七君子姓名云俱係
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
知先公實越人也　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
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交言之獄以救楊
左魏三公爲群小所戕膽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
嶽湧流摘鏡謂李實賄賂於逆奄　先公實欲攻逆
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惟

知一逆奄以王安之傴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疎遠之李實虔恭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群小奔告於逆奄由此晉陽之擢戶部侍郎李邦華名之也其一則訛言 先公用李實事也逝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 先公實有其事也

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焉豈復有實事哉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已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尋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珠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刑草名捕幾陷穴胸焚妻之禍我謂且中悔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絫欷相對庶幾可目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絫欷相對者天亦不欲目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于所居

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卜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晩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嫗蕘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兒翁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搨搨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借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鬨計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鬨計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兒弟至

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嘶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剡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已竹橋剡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聲可銜磨皇天后土既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羌孌姓於傭保之間幸先皇之御曆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下兮驪奸骨以爲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魍魎之縈徒宦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泣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板兮毆幻而爲山都余反首羨舍兮念門户之榛蕪啓埶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寧叟皺乎蓬蓽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

之風逸遂佶佶謇爲黨人兮禍復叢夫駿及彼兩京

之顛覆兮曾不償孔壬之忌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

獨罹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

榜朝堂而名捕兮圜門闔以戈矛待變態蹈之熟兮

寄命日影之留兮無伏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而

乃避地於　兮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岸崿兮

想文山之崛𡾰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群之

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

若旦暮兮誠流溯而不能已彼琴隨有還時兮今庶

幾其復瞻儼佛像於　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

士之耳目兮祇鬼瑣而自疑鳧雁唼呷於鴻波兮鳥
嶼之逶迤也熠燿明滅於紅蓼兮星宿之推移也何
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
蘼蕪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間諸几島中
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
飛霧乘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
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
乃　天　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
人以書牐兮七綫華於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
辨其眞贋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

嗚余旣悲其侈怯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不可東行見墨子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一中而邪避地於鶮山兮目視夫霄漢絕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銼于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棃瑣碎於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借樵蘇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紛兮黃霧彌天杜鵑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憔悴處處哭聲朝朝喪構抱膝而歌蒿里兮墓林紙錢文乘颼而突戾嚴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開戶視夫中星斯時高岡

之麑下兮似老人且欬而且行旋繼之以猛虎兮威
颸颸而屋瓦不寧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
凄淸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
跡無數兮樵火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
鹿之搪㨫甘露降於寒松兮朕初日之明熒茲馨烈
之邑逆兮豈等級於酴醨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
巾庭亦有高人範道至我盧邊古松流水箕于鏗然
悲居龍之杖兮僊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
不虞為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
遊暮陶有遇火詩況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

刪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依齋之易卦兮耶避
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
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咎譽
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
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揵六枳遴舊
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
陽湖之蹟兮披黃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
發其藍水二蘭絕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
之紛如兮留久涇之秘圖鷄狘豕其間兮不辭爲鄉
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滙熾烽直

欲撼大樹兮蜉蟻亦結而成隧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窮隅累故書之千篋兮歎家具之一車攜女孫之三孩兮因世亂而僻渠一室兮爲庵漏井日兮盈丈而共雞犬圖書談文正之遺跡兮猶彷彿乎牛屯九亭石屋之延遽兮昔汝湖之所圖也羌獨不得際於斯時兮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亡宋邑之士人哀示聚哭此寺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兮曾中流而擊楫挽隧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未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啣於灰刼相

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异○尋○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
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
往○而○後○復○返○疲○曳○而○不○免○避○地○兮○尚○遑○遑○其○何○適○亂
目○採○野○葛○以○爲○糧○飲○之○以○觴○血○兮○結○麥○花○以○爲○佩○美
人○復○貽○予○以○苦○藥○兮○彼○夭○李○之○艷○陽○阻○風○波○而○莫○適
兮○荷○前○修○之○不○爽○又○何○庸○厭○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寮亮兮聲满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苕蘚所不辭招莧陸以為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鵑哭且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況夫魁梧

長者而有終身于貳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
之譏誹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
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
壓莫訴霜饕誰憐雨刼襍粉染于婁露酸心刻爲媚
葉秋風宛轉原是哀寃夕陽陸離但有啼顏相對吟
驟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賤
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服心空得第爰羨榮枯于
外境逢人苦富貴之極楷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
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茲草之萎浥將敗女
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靈石有聲犀有通以

取姸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蓬萊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爛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霽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己酉之冬觀海蓬萊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瀛海之

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宫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送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瞽聾余曰各言其狀

朴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睥睨三里七里約股可攝於爲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而鬃風搖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甕崔百尺成以鬼巧綺窓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雉腕有時而現爲黃幰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藹屏茲特豐出以爲華

汪道者曰亦有鼎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戸洞開墜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數乎

所不災續宗曰常旭月之初高有霜鐘之節賀御宏
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
變為城郭中引長橋俯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
鳴笳列騶夾轂喧闐何珠宮貝闕而以幽蒲萓驕其
後幻為紫翠綠洸紅淺羅綺纈紛借霞天以為色蒸
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
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
欄七重巃嵸華麗飄渺光交目睫遐其變現狀若鷃
螺瑣碎末品大邈丘陂岡阜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
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乃帆席未掛倏忽突敍忽焉叢島遯樂孤峯魁峙宛異國之飛來豈靈怪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蟵晷各曰浮山游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群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邪廓百色妖露覺能乍落收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隙罅此圖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蝄像之所不能作況蜃之為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游謂之浮山東游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訛也

南雷文定附錄

一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摳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譽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簏底失爲閒媪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觭嚴之物難邀蠹白之祠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羲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距躍擊節嘆賞彌快不謂高明意

見與鄰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篦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中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丘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略交一二語渠

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此輩可笑可鄙遂爹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衆藏於茶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冲於此處想巳大有欛柄放開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

尙能執鞭弭捧盤盂以從事鄴莒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尙若待殺盡和尙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恒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冲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巳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發跡畫圖見示覽之尙自洸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遊動筭位圖形指事雜實訓詁使鈍儕人一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

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兒圖册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覿面未能那簡可達勿憚勞勿吝教堅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即日返擢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寧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

從諸文士之後洪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後游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假求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論起居無恙因出大著三三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

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恭

恭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收貯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省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哉一見耳家邛姪招埳瀨上反覆存注恨不即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跼天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

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摂杖屨自
此陟黃嶽渡浙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
堂下日夜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頹服印之人老矣
而第九甚柰之何哉柰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
諸時賢傳誦頗悉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
禹口口說艱說艱治困知也詎哉言乎佩服佩服

梁鳴盛 端明

陽九幸逢江濤難邀入春以來恙病有加咲言唯蔞
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恩殷勤束望曾企春仲
臘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遯巷抜家學於

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覩栖遲羈旅流遊北
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
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　清映碧

弟家居迄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
山丘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
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
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即太夫人華誕此亦一
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如不肖三十載內
惟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

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恒岳議補謚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况其大乎

施　博　約菴

奉讀教示洊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蕺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輩先生言行不無詳畧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匾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禹栭兄訓道屢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教夾襍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說蓋博當甲申乙

函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無與出世者征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為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偷有餘愧義所勿郵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覩太夫人節畧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惲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謦欬且得誦所作先生傳并蓋有體正可相與其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惲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節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縣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劘切晻曖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郵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其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

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権處更希

一二昭示

陳確乾初

仁兄以碩德弘才擴無類之教與醒羣迷吾道幸甚

弟病廢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尚賖一死不知何故惟

有真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

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

篇是教揣福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

敢强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

有痛自刻責已耳奈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即

二知巳未能相喻何况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郎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篩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巳淡惕其責矣

吳任臣志伊

道左一別怱復逾將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眞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虞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逾假典墳在拼布鞭進顓蒙而教之幸甚幸

甚拙著十國春秋專竢薛君正舊五代史畧爲較讐
蒇爾卒業而已承允借令因佐滄兄之便希慨寄敝
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璧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
字切禱切禱

陳之嗣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
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
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倀倀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
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
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嚮者之

得相終無與於瑤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濞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鐵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紛綏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即於王困國危政竄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併無毫牘之往來舟車

之感爾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求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强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塡溝壑尚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嘗爲必時將得去者第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必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萊山夫子狀第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二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剞劂豈非羨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第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

覆蕺齋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為也定稿秘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第今請更端題出之先生以為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即歸與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深矢勝日數望先生杖履一來為十室邑中披蓬藋也

李遜之膚公

同難兄弟眞如同生況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塵灰相依千古相期為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昨叙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爾為人子哉憤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晤後遂爾杳然世

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弟因遭亂以
後忽遭火喪痛淚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
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進念
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
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
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既拙兼之見聞復
孤撫卷茫如坐嘆望洋未識能將造玄亭一展問字
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梨洲黃先生著書滿家　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

引領萬一鋒草少緩必求磐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人之幸實大興之光也惟老年臺爲弟切致禱私至感至荷

與許酉山書

葉方藹　訒菴

黎洲先生久留貴治浚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薪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槩國權等書又皆淛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間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黎洲先生家盡數抄

寫爲幸

與許酉山書

李本晟 浙撫

不使封疆外吏秘館丹鉛非所與聞然　天子方有意文治愼選名宿詞臣耑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探名山之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與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使畏閾來函藎不禁悚然驚服嘆斯事之難也以蒼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

以踈漏遺訊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産于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黄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況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大禮之是非萬泰巋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

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　本
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誅既
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
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
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爾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
天之于忠肅誣其從慫景帝易儲以哸談定亂之王
文成詆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說
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冢冤地下耶又其甚者
淺夫陋儒妄作怪書韓成代死之訛史彬從亡之謬
外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証甚悉操觚家似不

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蒸宗厓山之帝昺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摩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註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覓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蒐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楊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

史公推薦於黼扆已奉　綸音下涣徵車黄門自宏
刻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傑鍾情丘壑不欲瀾
跡長安即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
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施維翰　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財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
僅以省志奉祁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
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實
似豈大雅所尚然第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
與撫軍熟商緩命可也

曹溶　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暮齒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朧頹唐不稱頌颺之意頻思刺舡艤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覇國似為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為步趨乎弟歷覲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闇老甲申以

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此淡可歎羨我鄉自
羅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木鄭公
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邢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
儒林畧其官閥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
功經史者第言之非僭也

湯 斌 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
眞傳實在先生此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
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訒老案頭得
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

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眞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祗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眞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

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擬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為光風霽月學問雍容而平實人讀一書眞有途轍可循不悲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為宗郎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謭陋何能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是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為幸多矣忠端公集

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又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褒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不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獎借媿甚媿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十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册朝夕諷誦如聆欬謦感嘗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蒼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㮣先伯父華嶽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讌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

生設帳吾邑涵晷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未由奉
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瞶私心嚮往愈切嗣
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
以煢煢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覿面失之迄今又
八九年矣自癸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
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懟有同暴棄
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寓
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
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
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

施不朽豈非所願況以邀先生之獎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身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

事悲鳴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寧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立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攖鱗觸綱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撑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複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耙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暮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問於

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燿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墻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奇正一芹刋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所付杭城即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其年

崧髮未燥即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掌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

三郎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葢棃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斬張樓山師既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臯羽之節茹恨黃壚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在者巋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剗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鑱之墓石是崧遂忍没吾親也崧即醜爲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瓌辭鉅製畢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

或未知先人本末惟吾先生知之最深先生而肯惠
以言則先人固藉大文以不朽矣此固先人志也然
不肖不能守父遺教遂嬰世網其爲先生所屏棄也
固宜惟是祖父以來與尊門同其出處者五十年於
茲矣儻不以不孝孤而終棄之也維控幸甚先君子
亦幸甚一綫將意深愧轉褻惟先生鑒其誠可也

錢澄之　飲光

弟以虎口殘喘偷活至今動與禍會東西遊走雖爲
饑驅實以逃罪自署客隱晦苦可知每望海內同人
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每從東海佰

仲將悉起居近復獲讀南香文案語語出吾肺腑何
快如之第質本疎慵既遭黨禍亾命天末閩粵播遷
故業都廢老而向學所謂炳燭夜績耳先生於天人
古今之故精深博辯當代無兩第實未能窺其涯際
之萬一竊不自意見解趨向往往多合讀大作何其
言之先得吾心也先生倡道東南為海內師表方思
挾其所有造席請教固不在區區文字間今年七十
七矣知先生年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
遂此願見之志否拙著有四冊易學詩學莊屈合詁
以及未刻詩文藁尚多都下諸君子謀為授梓但成

一集必得先生序之以行世也敢懇者亾妻方氏以乙酉秋殉節於吳江之震澤歸葬巳久傳誌缺然誠欲得大賢一言以爲不朽耳敝鄉邑志書皆不欲載惟其言不足信不欲與僞者同傳也往時魏叔子許爲之志第見其在吳門有求輒應未免眞僞相亂故不敢請第生平不肯妄譽人一字肯徼人妄譽哉如先生修詞立誠不輕假借人得其言乃足重耳舊作行畧一藁竊置左右研席之暇肯賜片語爲泉壤光乎闡幽表貞知是先生本意屬在氣誼之末輒敢冒昧以請或墓表或誌銘但得載姓氏大集中亾者

爲不亦矣旅食蕭然莫將一敬述有非望之求亦自咲其愚妄也惟鑒念萬萬

余增遠若水

自安先生以忠言直節著聞天壤至今仰之其嗣君梁洲復以忠孝文章繩其先武大道麥琠之日望之如泰山北斗一時學者宗之永年之慶豈獨於一身有光於斯文實有賴焉覽揆有須余亦附之詩曰東海偉人蹟南邦君子光詩書留正氣忠孝幹天常松栢擎幽嶽芝蘭映玉堂還期千古事雲漢廣爲章

徐乾學健菴

乾學束髮受書時習聞前朝文獻即知有忠端公大節凜然昆玉秋霜照耀千古私心恒向往之又聞先生隱居不出博極羣書發明理學著述等身皆有裨於世教蔚然爲東南大儒乾學亟欲造請雲亭敬聆惇誨而山川緬邈兼爲世網所牽未能一展宿心此中耿耿常若有所失頃接手書情文肫摯披讀再三如親眉宇乾學於文章一道雖常苦心研究而命意屬詞終未能窺古作者之壼奥先生過爲獎許殊不敢當至以祠碑見委斯事體大又難勝任然數十年向慕之誠得以片言附琬琰之末犂有餘榮彌自分

固陋亦不敢辭也承告忠端公二尊貢闢幽之論所稱正氣流通鑒徵察來不假數術者與古事適相類然忠端公光明俊偉直接鄒魯一派其卒也當爲浩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豈胥濤之憤激所能髣髴萬一哉詩以屬鏤自喻猶爲謙也意欲稍爲發揮不敢率爾下筆俟心緒稍清當積精搆思以應台命耳

朱彝尊 錄晉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棃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遊弟子數百人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余童稚

時郎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郎作先生詣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捽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於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讐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蕺合名士襟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於拔山迨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洎乎南渡若晉火之復灼蓋至十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膢臘萃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於國史先生之

心足以自慰余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磁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與先生之不我拒也

許三禮 酉山

先生當世文獻淵源有本仰止實甚何幸道以時著學自天開其値九百六十年嘉會 聖王幸魯表聖德天下學者但知孔聖垂教萬世已耳特經開發而後乃今莫不共知此道上備元亨利貞天德中集皇帝王霸治統下而生長收藏天下萬世民物前古後今言理言心說知說行總未嘗透徹如今日豈偶然

哉迺自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逢乾素聖南面訖至今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逢乾師表萬世聖道倡明恰符
千歲日至應其時而聖系彰天爲之也不先不後先
生初度齊八十海內慶道長者望屬東南不向先生
而誰歸之哉